

台湾 / 李元松

TAIN AN LI YUANSONG

# 入禅之门

RU CHAN ZHI MEN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CHINA

FRIENDSHIP  
PUBLISHING  
CO.

# 禅

台灣 / 李元松  
LAWAN LI JENSONG

禪

入禪之門

RU CHAN ZHI MEN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CHINA

IRLANDSHIP

UBLISHING

CO.

bab

禪

# 平常话

便	若	夏	春
是	无	有	有
人	闲	凉	百
间	事	风	花
好	挂	冬	秋
时	心	有	有
节	头	雪	月
(日日是好日)	(任运浮沉)	(动静一如)	(一种平怀)



# 春有百花秋有月（一种平怀）



## 平 常 心



吃茶只是吃茶；唱歌只是唱歌；工作只是工作；打坐只是打坐——“一心”的世界多么平常平淡啊！



要摘花，被小草绊住时，忽而发现花在那儿已经很好了，摘下来又不会更漂亮，何必一定要摘下来拿在手中？



“草”只是要保护“花”——一生只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活着。那种认命中自有一股桀骜不驯！不管表面是否嬉笑怒骂，内心深处，永远是孤绝一片，即将永眠在今宵，愿将一切都给你。



长短是比较的，人与蚂蚁比是长寿，但与宇宙比却短寿。长短无实义，重要的是活在眼前。



卢梭有句名言：“虽然我不同意你的主张，但我拚命维护你说这句话的权利。”禅门亦有句格言：“森罗万象许峥嵘”，千差万别的现象，我们允许它们各以不同之姿继续下去，何必强求他人与己同呢？



是我们看环境不顺眼，不是环境看我们不顺眼，是我们障碍环境，不是环境障碍我们。

好坏在我们的心，是自己的问题。



真善美之境并没有藩篱之隔，任何对真、善、美怀有一份真挚的爱的人，一同都是兄弟姐妹。



人间到处有青山，每个人的当下都是如来，每个人都很好，当下就是，当体即道，缘起即空。



婚姻当体即合、当相即道、当体即是，婚姻就是涅槃。



眼睛所见，没有一个不是真如，没有一个不好，也没有一个好，只是清净的存在。



每一件事物，包括烦恼散乱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，因为我们认为它不好，所以它变成不好。

其实，来随它来、去随它去，到哪里都好。



念有念无、念迷念悟、念佛念魔、念苦念乐、想东想



西、想是想非、想正想邪——这一切都是“杂念”！



心态上想降伏杂念，这就是没有平等心。



真正的平等心是任念头此落彼起，犹如夏往冬来。



我今一切都无碍，只因随心所欲，却忘染净浮沉，念头此落彼起，竟如夏往冬来。



无犹疑、罣碍、紧张、干扰，只是进行正在进行的事，所到之处都是宇宙、都是一心。



无妄想、无想象，自然在平常，但心不起妄，精进无有涯。



冈波巴大师说：修大手印的人，应该朝“使妄念成为友伴”的方向努力。诚然如是，不过明白“妄念本不生，因想象而有”，则易得力。



这世上的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为我做事，而我也为世上的人直接、间接地在做事。



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缘起<sup>①</sup>里，而缘起的当体就是无生、寂灭，并非在生生灭灭的缘起外，另有不生不灭；在这一切的当下就是，只看我们怎样去体会它而已。



缘起的世界，高者不是高，低者不是低，大家都紧紧

---

① 缘起：佛教名词。谓一切事物均处于因果联系中，依一定条件生起变化，以此解释世界、社会、人生以及各种精神现象产生的根源。

密密地连在一起。



一切的一切若非众多因缘的配合，人其实连一粒小石头也无力举起的，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呢？



佛陀的“缘起论”如果用之于世间法，即会表现出科学、理性、客观的性格；而今日之学术无论是心理学、社会学、医学、政治学、人类学、物理学，无一不是立于科学理性客观之立场而向上发展形成的。佛陀的“缘起论”，在世间法上教内少有发明，充实现代学术正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。



缘起、无自性、空、无常、无我——苦，只在一念顿感即得，吾人不应该也不需要将之化为形上玄辩去讨论。就如口渴之人意欲解除口渴之苦，重要的是，探手取茶，一饮而尽；而不在于讨论茶的好处、茶的芳香，或读诵有关茶叶的典籍。



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都是向人学习（诸法因缘生，没有无师自通的）。



名相<sup>①</sup> 与实相<sup>②</sup>，永远不相及。



人永远都是现在才开始，每次都是第一次——要有这种心情。



是非真假已忘却，  
独留情义落江湖。

- 
- ① 名相：佛经中的名词叫名相。事物都有自己的相，根据事物呈现的形相，给事物命的名就叫名相。
  - ② 实相：佛教名词。指一切事物的真实本性。这种真实本性是不能用一种固定的外在形式来表现的。

## 平 常 人



枯萎的芦花，我不折断；将熄的灯火，我不吹灭，这是怎样多情的人啊！



众生的苦难有那么多种，根器又那么地庞杂，光靠佛教岂能解决一切，度尽一切呢？对于他教、他道不论它们“究不究竟”，只要有助于人们免于自害、被害，可帮助人们利自、利他的，吾人是否可以抱着尊重与乐观其成的态度来看待呢？



如果佛教不能指导世人在七情六欲之中，在士农工商之中体验佛法，那么我不认为那是究竟、了义的佛教。



醉心佛法的人，只有当他同时也能援引佛法，去调解生活上的诸种困扰和压力时，学佛的基础方称稳固。



学佛的人，本为求道而来，但有些人未找到答案，未见本来面目之前，热情却冷却了，而却急于投入弘法，这哪里是真理的追求者呢？他们到底要宣扬什么呢？



佛陀曾经说：“维护真理的人，只要努力宣扬自己的教义，那他就是在维护真理了，不须复说：‘此是真理，余者皆非。’”我想这不但是佛教行者无瞋的表现，也是多苦多难的社会，所需要的宗教吧！



佛教本来就是为了引导人们开悟解脱的，所以避讳说开悟证果，只是台湾佛教自身的问题。



如果你曾经看过许多在黑暗中挣扎的人，你不会轻易批评众生；如果你曾经看过许多在痛苦中呼号的人，你就不会以自己的开悟解脱为足。



一个宗教徒，宽容、包容、体谅、爱心最重要。



“山头主义”带给个人的尊宠与荣耀，往往会腐蚀一个人的道心，忘记自己乃是因缘生，因为掌声和众人钦服的眼神是十分迷人的啊！



真心是我们的学风，你这么说，我们就当你这么想。我们宁可因了解而分开，不要因误会而在一起，彼此浪费生命，因为生命有限啊！



人世痛苦的人太多了，只要于人无损的宗教、哲学、艺术、科技、学问……我们都乐观其成。就如一座综合医院，佛教所扮演的角色或许是牙科医生，但除了牙科医师之外，更需要许多不同科别的医师……乃至需要一些护士小姐、打杂工人。我们对于一切可帮助人类免于自害、被害的“学问”，都抱着尊重推崇的态度。



有人说：“只有傻瓜才会去当‘总统’！”是的，一切本不生，有什么好说，有什么好做的呢？然而，对于多情的人而言，如果他不去当傻瓜的话，他会更痛苦，于是他只好去当傻瓜——到处说话，随缘播种了。

“问渠为何放不下，苍生苦尽那时休！”知我者说我痴，不知我者问我何求。



我宁愿融入一般人的生活里面，有时哭、有时笑、有时高歌一曲，有时再干一杯——但愿众生离得苦，何妨我现种种身！





无论从社会、经济、政治变迁的立场来看，我们认为现代化的建设，在世界各地都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，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”，佛教若想兴盛，必须能够跟整个世界的脉搏一起跳动。



眼界要宽、心胸要大，才不会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佛教；可综观全局知己无能为力、知不可为而为，但不能蒙起眼睛说我最高、我最大。



学禅的人就好比登山者，“山上”代表智慧与爱心接近圆满的觉悟者，而“山下”则代表焦虑不安的现代人。学禅的人所要做的是不断地往上爬，他们每爬高一阶，视野就愈加辽阔宽广，景色也是愈来愈亮丽清新，他们的生活素质、心灵境界也就更提升一些，他们对身旁周遭的人和所处的社会也会注入更多的关怀。也许一部分的人，在短期内并无法攀爬到山顶，但是他们向上迈出的每一步，都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。